

人格論

章士釗

覃嘯秋。愚民國元年主民立報日夕同硯友也。十年不見。而其言論丰采。殊不減曩昔。以與黃陂有舊。聞其東游。由京來滬以送之行。殷殷爲愚道世人好以得失論政治之非。而於政變來國人所取之態。尤爲失望。昨以書來。指陳教義。以其爲公言也。請得與國人共誦之。

年來政變迭興。各種事業。爲之震盪失次。就中以教育所受影響爲尤鉅。恆人所及見者。如經費之竭蹶。學校之廢弛。教學之不良。生徒之荒惰等事。均表面易察者耳。僕於教育行政。屢居當事者之一。比年默計教育精神爲惡政治牽制損害之處。不知凡幾。而尤以此次政變。毀及國家綱紀。蹂躪國民人格。其所以洗伐教育之元氣者爲最酷烈最普遍而最可痛。國內師範之才。本甚匱乏。能力聲氣。兩俱薄弱。今更舉艱難締造苦心導誘數十年僅存少許之精神。爲三數鼠竊狗盜之輩。摧挫以盡。此後校門以內之公民教育。人格教育。疇復能覩顏爲諸生道者。即或忍心屈意。以相標飾。而此輩竊盜姦利之徒。日隨乎其上。諸生聽吾儕之言。將益其憤痛。而廢學以求逞。不聽則麻木委地。或且反唇譏爲詐僞。無恥之教。又焉用爲。近頃執事與時流論列立國大經。至詳且盡。獨於事變與教育相關之點。缺而未及。故敢略陳一二。至此後收拾時局之法。僕以爲奮圖之程途。終有待於國民之自覺與其自決。國民果有痛切之覺悟。知無人格之民族。不足

以建國。則當各用其心。各奮其力。將此二字視同國徽。共樹一大議於禹域之上。傳檄天下。使來奔赴。爲一次國民人格之大激戰。成敗且勿預論。而國民固已立於主人翁之地位矣。倘國民無此決心。或不能揭出此種強固鮮明之標識。則無論動作云何。主張云何。終亦聽軍閥之所爲而已。雖或以擁護正義爲名。不至僞託民意之甚。然以軍閥倒軍閥。其事之不足恃。豈非海內策士之所共見者乎。黃陂行止。僕殊不欲置論。僕既先尼其行。後聞其爲求盡責任之故。毅然南下。則亦聽之。楚人笨率。往往拙於事後成敗之計。僕意論黃陂來滬。當云應不應。不當云妥不妥。黃陂此去。似已恰如題位而止。此外則爲國民自身問題。黃陂一人。豈能左右。執事贈黃陂之言。未論及南來一節。故附述所聞。然已贅矣。

嘯秋斤斤以人格爲言。語長心重。吾何間然。雖然。愚有欲爲嘯秋進一解者。蓋人格者。乃一碩大無朋復甯且隱之一抽象名詞也。義果何取。未易了了。昔者齊王謂尹文曰。寡人甚好士。如齊國無士何也。尹文曰。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。齊王無以應。今嘯秋言人格。愚亦願聞所謂於嘯秋。嘯秋何以爲應。雖未可知。而由其書中之言推之。則守紀綱。有廉恥。似即爲人格之達話。反之而紀綱毀。廉恥喪。則人格亦隨之而亡。六月十三日之變。樞輔軍吏。夥逐元首。此紀綱毀也。議員公然受賄。出鬻大位。此廉恥喪也。一毀一喪。此人格亡也。人格既亡。必謀所以復之。於是不得不要歸於國民之覺與決。覺者覺人格之亡也。決者決其所以復之也。今國民之無此決心。並未必有此覺心。嘯秋見之甚瑩。即天下之人。亦莫不見之甚瑩。於斯有兩疑問起矣。將毀紀綱喪廉恥云者。果不含有普遍性乎。抑舍之

矣。而吾並無國民其物以承之乎。愚不敏。請得分別言之。

凡事物之具有普遍性。乃謂其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者也。今日見爲是。明日以往仍見爲是。是曰彌異時。甲地見爲非。乙地丙地仍見爲非。是曰彌異所。然政治之事。能整然享此二彌之利者蓋希。九世復讎。乃爲人子孫者之言。自非然者。時效必以次遞減。當黃陂被困於津站也。血氣之倫。莫不同憤。苟其數日之內。屢及劍及。有能執戡亂討賊之號以先天下者。一鼓作氣。殆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。日復一日。而氣洩矣。又國中魁桀數四。各不相下。其一傾跌以去。餘均乘間抵巇以求自薦。悲同類之情。遠不敵其爭權位之慾。主者如是。疏附可知。愚嘗讀韓退之之原毀。而得考驗羣衆心理之術矣。則試翹傾跌者以語於衆曰。國綱不可不整。正氣不可不立。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。不然。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。不然。則其畏也。不若是。強者必怒於言。儒者必怒於色矣。又試語於衆曰。某民國之罪人也。敗且晚矣。扶之焉爲。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。不然。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。不然。則其畏也。不若是。強者必怒於言。儒者必怒於色矣。是人之在空間。向背之情。如此其不齊一。是事之在時間。熱烈之度。如彼其受侵伐。紀綱之說。其未能控制天下之同心而無遺憾也甚審。

廉恥之說。尤未易言。蓋天下之士。凡與政治有連者。或紆或選。幾無一而不生息於賄賂之中也。亦資之有隱顯。而取之有巧拙之不同耳。吳景濂以下數百人。各執五千元之支票。肆諸市朝。此行賂之最顯而拙者也。以人衆無可避。而處境窘。又不得不受。遂冒恥而爲之。實則籠絡無方。交接無迹。其數遠在五千元以上。而轉因之以享廉名。居清要。姦終身不敗者比比也。義烏趙俊卿昨貽書曰。買賣式

之選舉。已爲民國見慣之事。今忽譁於衆曰。賄選賄選。吾誠不解吾國之輿論。何以忽然亢進乃爾。此誠慨乎其言。最宜潛玩。其所以然。則天下之欲討滅夫己氏者。固不問其所爲善惡清濁如何。今適有賄選一事。可資傳檄之用。冀得闢其口而奪之氣。則亦何所顧惜而不張大其詞。以求一逞。觀於謀敗人之賄選者。其法亦賄。可見賄之授受。二者初無披揀已定之人物也。他如皖浙之學生。搗毀議員家宅。又榜議員之名通衢。齒與豕等。固誠出於義憤。而其所佔空間。乃不涉於政治本域。用力勤而無當於用。又宜別論。是廉恥云云。其所求得於彘所謂二彌之利者。當較紀綱一義爲尤僅矣。

試進而叩諸國民。觀其意如何。則環顧國中。遍覓所號爲國民者。殊有入其門無人門焉。入其室無人室焉之感。蚩蚩者氓。大抵醇乎醇之可憐蟲。不僅經國大猷。無從講起。即其己身之生事。亦不解何自努力。姑取常世諸工業國之政治原則立代表以驗國民總意之所在。則國民者。愚也。嘯秋也。愚與嘯秋之諸友也。不然。則其敵也。今嘯秋所發伸人格建大躉之議。其不能責望於政敵以行之也。無待講明。則合嘯秋與愚之意與力。其能爲者幾何。更合吾二人之友之意與力。其能爲者幾何。以愚揣之。嘯秋之慨歎無已。殆灼見吾儕之不足有爲。因冥行擗墮。以冀於邦本所在之主人翁中。求一最終收拾之法。此律以疾痛慘怛則呼父母之義。文人怨艾。亦何所不可。然若適遯人類學博士。使就此主人翁析而觀之。則自其名久由吾輩濫尸。如愚纒舉者外。誠恐剖驗所得之質。以語嘯秋。將更有使之卷舌固聲。張口不得者。何也。依博士之所核驗。即以吾輩之周身血脈。四圍際遇。其能與嘯秋所立人格諸義。營衛和調者。且甚罕也。以勢推之。政局不久必有變動。嘯秋所指鼠焉狗焉之三數輩。亦決不能久臨民主。惟云變動

之來。屢以人格。征伐鼠狗者之必不爲鼠狗。愚與嘯秋必不自瀕於鼠狗之中。以愚頑劣。不敢作證。竊謂吾土承歐洲工業國之敝。國人羣沉溺於僞物質文明。無以自拔。方日以貪欺犯罪之行爲。勉支其浮腫不肖之生業。於此而以吾農國古義如紀綱如廉恥者進。洪爐燎髮。未足以方嘯秋智者。而乃謂誦孝經足以退黃巾也耶。

申而言之。嘯秋以此次政變。爲毀及國家紀綱蹂躪國民人格（人格學本用以統括紀綱廉恥二義今如嘯秋意與紀綱對文）之基因。愚則謂此種政治罪惡。無分人我。無論敵友。俱有犯之之可能性。而且在勢恐俱不得不犯。六月十三日之事。亦如退之所論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已耳。以後必且循環繼興。悉天下之人才。葬送於此類罪惡之中。百世莫贖。嘯秋欲求所以矯正改變之惡影響者。意雖甚善。而其所用邏輯。乃成丐詞。中國教育之壞。亦由貌襲僞工業教育之故。政變之有有。似爲一時枝節之問題。區區之愚。以爲紀綱不可不立。惟不以紀綱立紀綱。而以無紀綱立紀綱。人格不可不高。惟不以人格高人格。而以無人格高人格。無紀綱者。非非紀綱也。乃使紀綱之說無自而生也。無人格者。非非人格也。乃使人格之說無自而生也。由前之論。宜尙无首。由後之論。宜取業治。中國而不採愚之兩大義。謂將由他道治。愚不信也。愚不信也。